

皈依的旅程：依納爵個人皈依的啟迪

José García de Castro Valdés SJ 著

林利利 譯

序

在羅耀拉（西班牙阿茲佩蒂亞）聖屋的三樓，有一個名為「皈依小堂」的房間。相信這大約 30 平方米的房間就是依納爵的房間，他從邦布羅納（Pamplona）帶傷到達後（1521 年 5 月），九個月來，他在這房間度過大部分時間，直至他滿懷夢想和烏托邦出發前往耶路撒冷（1522 年 2 月底）。

在那個小聖堂裡，天花板中央寫著一句話：「在這裡，伊尼戈·羅耀拉（Iñigo de Loyola）把自己獻給了天主」。耶穌會傳統一直認為依納爵的皈依經歷，與他療養期間的內在過程密切相關，主要受到他的虔誠閱讀（《基督生平》（*Vita Christi*）和《聖人傳奇》（*Flos Sanctorum*）及其引發的活動的激勵。

依納爵的內心一定發生了一些非常深刻的事情，所以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他在渴望、計劃、價值觀和最深切的感受領域產生了如此巨大的轉變。讓我們記住，1521 年的伊尼戈是一個成熟的男子（也許 30 歲），性格堅定，深深地愛慕宮廷中某位女士，直至今天，我們仍然未知她的身份。

1. 皈依、轉化或突變？

皈依是已經成為依納爵傳統的詞彙，或多或少都是指在羅耀拉的伊尼戈·洛佩茲內在發生的變化。

1.1 依納爵著作和依納爵·羅耀拉早年的皈依

西班牙文最早的詞典（*Covarrubias*, 1611）¹ 將皈依稱為自然生活的適當要素，「一個人變成另一個人」，罪人皈依，一如瑪利亞瑪達肋納的皈依（*Cov. s.v. Convertir* ²）。「這也意味著生命的改變：經常從壞到好」，並在《生活》第 9 章中提供了聖女大德蘭的例子，我們讀到：「我非常敬愛榮耀的瑪達肋納，我經常想到她的皈依，特別是當她領受聖體時」（*Aut. s.v. Conversion*）。

雖然我們必須認識到依納爵身上發生的明顯和可證實的生活變化，但我們好奇和困惑地觀察到，依納爵詞彙中不存在「皈依」這個詞。依納爵從未使用這個詞來指生命可能的變化（無論是在《自傳》中，還是在《靈修日記》中，在《耶穌會會憲》中，還是在《神操》³ 中）。在《神操》中，「皈依」這個詞在《基督生平的奧蹟》一節中出現一次，邀請退省者默觀一個真實的皈依案例，即「瑪利亞瑪達肋納的皈依」⁴；《神操》第一周沒

1 Sebastián de Covarrubias (1539–1613) 是一位西班牙詞典編纂者、密碼學家、牧師和作家。*Tésoro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o española* 是他於 1611 年編寫的西班牙文詞典。

2 作者以水變成冰柱或冰為例。

3 參 I. Echarte (ed.), *Concordancia ignaciana*, Mensajero-Sal Terrae-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Bilbao-Santander-St. Louis 1996.

4 參「聖路加描寫瑪達肋納的皈依」（《神操》282）在 F. Ramirez,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Ignatius* 解釋這奧跡。*La Vida de Cristo en los Ejercicios Espirituales y la tradición bíblica en la Vita Christi del Cartujano*, Mensajero-Sal Terrae-U.P. Comillas, Bilbao-Santander-Madrid 2021, 537-559.

有提及這詞，如有提及，有人可能期望這會引起退省者的皈依；但這不是依納爵主調。

他的早期傳記作者在他們的官方著作中，都沒有使用這個詞來評論依納爵在羅耀拉生活的這段時期，看到這點，我們愈覺得詫異。

我們有第一本傳記，迭戈·萊內斯神父（Diego Laínez）的傳記（1547年7月從博洛尼亞寫給波蘭科神父（Polanco）的一封信）在暗示依納爵在療養期間遭受的各種精神的困擾過程之後，用以下方式結束描述在羅耀拉的時間：

「沒有另一個來自外界的主人，也沒有向其他人傳達他的考慮，他決定以去納赫拉公爵（Duke of Nájera）的宮廷為藉口，離開家，完全放棄他的土地和他自己的身體，走上懺悔的道路」【第4集】⁵。

萊內斯（Laínez）似乎避免使用「皈依」這個詞，一年後若望·阿方索·波蘭科（Juan Alfonso de Polanco）在他的《1548年的總論》（*Sumario*）中也避免使用「皈依」這個詞，他確實仿照了萊內斯的這些話（*Sum* 11）。但是，二十五年後，波蘭科在他的《依納爵羅耀拉的一生》（1574年）中評論道：

「他堅定地向自己提議改變自己的生活，將一切都交給天主（...），他想過並決心真正做到：除了懲罰他的身體，放棄他的

5 參 A. Alburquerque (ed.), *Diego Laínez. Primer biógrafo de san Ignacio*, Mensajero-Sal Terrae, Bilbao-Santander 2005, 136.

榮譽，總而言之，所有的謙卑和粗暴，向耶路撒冷進軍。」（《生活 9》⁶）。但是沒有出現「皈依」一詞。

最後，關於耶穌會創始人的權威作品，伯多祿·里巴德內拉（Pedro de Ribadeneira）的《依納爵羅耀拉的生平》（1585年），在其西班牙文版本中，也沒有包括「皈依」這個詞，儘管他是作者，他最詳細地評論了依納爵過去的「無序」方面：

「他（依納爵）非常誠實地嘗試改變〔mudar〕他的生活，並將他的思想轉向一個更安全的港口」（*Vida*，《生活》I，2 [8]）⁷。

這首四個重要見證，來自與依納爵羅耀拉如此接近的作者，在描述他的經歷時，似乎顯示出某種與皈依的割離。例如「他下定決心」、「他堅定地向自己提議」、「他處理得非常真實」等動詞表明，依納爵身上發生的變化更多地來自他的自由意志行為，而不是出於恩寵的自發爆發，正如談到皈依時所期望的那樣。

1.2. 聖經中皈依的圖像

瑪利亞瑪達肋納或聖保祿是中世紀晚期靈修傳統所關注的人物，以便了解什麼是皈依的情況：從天上接受的恩寵、他者的特徵、神聖的主動性、某些自發性、生命突然變化……。

6 參 J.A. de Polanco, *Vida de Ignacio de Loyola* (E. Alonso Romo, ed.), Mensajero-Sal Terrae-U.P. Comillas, Bilbao-Santander-Madrid 2021, 56-57.

7 參 P. de Ribadeneira, *Vida de Ignacio de Loyola*, Fontes Narrativi IV, IHSI, Roma 1965, 91. Modern English version: *The Life of Ignatius of Loyola* (C. Pavur, tran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2014.

依納爵的經歷不是這樣發生的。他的過程是緩慢的、默想的、有意識地被同化，「我」的明顯主角正在確認恩寵的沉默工作。依納爵內在轉變過程發生的方式，與他那個時代的靈修文獻中理解「皈依」的轉變方式不同。後者強調天主在人的生活中突然而強烈的刺激，一方面，他的自由被重新定位，而另一方面，他無法抵抗或拒絕聖神的呼召。讓我們看看新約中的兩個圖像。

a) 塔爾索保祿的皈依

依納爵、他的第一批同伴的心態，可能還有他那個時代的靈修神學環境中的「皈依」想法和經驗，更接近於《神操》175 中描述的第一次選擇中可能發生的情況，而不是在《自傳》8-14 中或多或少發生在依納爵身上的事情。

事實上，《神操》175 描述了第一次選擇；它以非常簡短的方式揭示了一個人如何以某種、一致和不容置疑的方式，遠離「罪惡」或違背天國價值觀的情況，重新定位他的生活，成為跟隨基督的第一線委身於主的門徒和使徒。依納爵用保祿和瑪竇的聖召闡明這一段（175），但這不是在羅耀拉發生的事情。

如果我們以「皈依」來理解塔爾索的掃祿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了什麼，明顯地，我們不能理解依納爵的遭遇是皈依，因為依納爵和保祿身上發生了非常不同的事情，無論是原因（為什麼）、內容（什麼），還有模式（如何）。

第一種選擇模式（《神操》175）使皈依、召喚和選擇在同一個奧秘清醒的時刻重合，因為天主突然來到或進入人格，這到達他存在的深處，將（1）意志/情感〔經驗〕與（2）理解/推理【對經驗的解釋】和（3）行動自由（歷史化的決定）連結起來，

所有這些都具有不可爭議的清晰、信念和確定性：「毫無疑慮，且不能有所疑慮」（《神操》175）。

b) 瑪利亞瑪達肋納的皈依

想明瞭依納爵時代對「皈依」的理解，還可以透過另一個重要的聖經圖像，就是瑪利亞瑪達肋納：聖女大德蘭（St. Teresa of Jesus）用這些詞彙解釋：

「我非常敬愛榮耀的瑪達肋納，我多次想到她的轉變，特別是當她領受聖體時」（聖女大德蘭，《生活》第 9 章）。

Tesoro de Covarrubias 包括這位聖經中的女子來說明皈依的含義：「罪人的皈依，就像瑪達肋納的皈依一樣」⁸。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依納爵也直接將瑪達肋納與皈依經歷聯繫起來（《神操》282），很可能取自《基督生平》一章（60）：「關於瑪達肋納的皈依和懺悔」。但是，再一次，發生在依納爵身上的事情，並不是像這篇福音經文所反映的那種與主相遇的經歷。

1.3. 「重讀」依納爵羅耀拉的過程

那麼，如果最初的見證沒有提到皈依，那麼依納爵羅耀拉發生了什麼事？通過避免使用「皈依」一詞來描述依納爵在羅耀拉（1521-22）的內在過程，當時的作者（萊內斯、卡馬拉、波蘭科、里巴德內拉）告訴我們，那裡發生的事情不是平常宗教意義上的「皈依」，而是一個想更激進追隨主的人內在轉變，這種轉變在懷疑、陰影、光明、成功和錯誤中演變；毫無疑問，這是一

⁸ S. de Covarrubias, cit., s.v. Convert.

次真實的基督徒轉變，但根據 16 世紀的模式，這轉變沒有遵循通常或千篇一律的皈依道路。

因此，瑪利亞瑪達肋納和塔爾索保祿所代表的皈依與依納爵羅耀拉所代表的轉變有何不同？在以下三點：

- i. 人來自的生命和道德狀態。依納爵不是作為基督徒的迫害者（保祿）或有罪的女人而處於罪的道德領域。
- ii. 在與恩寵的關係和主體的轉變如何發生。通過神聖的主動性，瑪利亞和保祿的轉變是直接和立即的，依納爵則與自由和決心主題密切合作。
- iii. 時間如何干預皈依或轉變的經歷：在瑪利亞瑪達肋納和保祿的經歷中以直接的方式；在依納爵（9 個月）的經歷中以較慢的方式。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稱呼在羅耀拉發生的事情呢？這不是從“A”狀態到“B”狀態的轉化，而是一個人生活中逐漸重新定位（11 個月），他的感情、渴望和投射，被一個逐漸出現在他的生命中的新視野所吸引，這新視野有著納匝肋人耶穌，作為第一位和強力的能量吸引中心⁹。

無論我們怎麼稱呼它，我們必須認識到，在羅耀拉發生的事情是一種「princeps、首要、原始」的經歷，一方面，它假設了以

9 Fr. Leturia 提及突變：「鑒於嘉爾篤會《基督生平》依納爵羅耀拉的突變」。

前的軌跡，尤其是依納爵在 1517 年 26 歲時的生活；另一方面，為理解依納爵在他剩下的三十五年生活提供了一個框架¹⁰。

但是這種經歷從何而來，它由什麼組成？這對他不久的未來又有什麼啟示呢？因為並非一切都始於羅耀拉。

2. 依納爵羅耀拉的轉變

讓我們走近《自傳》，跟隨依納爵的內心轉變。

2.1 第一階段：生命的深度和密度 (阿雷瓦洛 / 納赫拉 1517)

正如我們所想，如果邦布羅納戰役發生在 1521 年，而依納爵出生於 1491 年，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當他在邦布羅納受重傷時，他已經 30 歲了。

然後，理解世界的虛榮經驗、使用武器和贏得榮譽的欲望，《自傳》的開端所指，（「直到他 26 歲……」《自傳》1）似乎所指的是四年前的經歷，即 1517 年。在 1517 年伊尼戈的生活發生了什麼事？當時他是 26 歲，王國財務長、依納爵的贊助者和保護者若望·委拉斯開茲·奎利亞爾（Juan Velázquez de Cuéllar）被

10 將皈依小堂內展示的字句譯成巴斯克文的譯者表達正確：他對選擇 "norengan" 或 "norengana"（在這種情況下是 "Jainkoarengan" 或 "Jaikoarengana"）不滿意，而是將之改為動詞：「定向於」。這個動作不是定向於一個地方或一個概念，而是定向於神的本人（Jainkoarenganganatu zen）。有這個動詞，「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意思與「保持」的意思重疊，我們會說，兩極化了。因此，「獻身」和「保持定向/被極化」之間有一個明顯的區別。特別是如果我們不考慮朝聖者及其活動，以及第一種情況下神成為接受者（獻祭），而在第二種情況下神成為吸引萬物歸向自己的「磁石」。

驅逐出阿雷瓦洛宮，他所有的僕人和追隨者，即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團隊」，必須離開卡斯蒂利亞小鎮。

被驅逐出阿雷瓦洛，為伊尼戈留下永遠的痕跡。第一個重創他堅實人格的「炮彈」不是來自法國士兵，而是來自卡斯蒂利亞鎮的失敗，使他重新思考生活的意義。在前往納赫拉（Nájera）途中，伊尼戈對哲學和形而上學的本質有了新的理解，這很可能使他問自己生命的深度意義，時間的無情流逝，現在的轉瞬即逝和每個瞬間的密度。

他脫離一個宮廷式和膚淺的環境、一個虛榮和外表的環境，他覺得自己被召喚重新定位自己的生活，開始度一個成年、負責任的生活。也許他意識到生活不是兒戲，而是「認真的」¹¹，就像火車駛過、只有一次、獨特而不可重複的一次。離開阿雷瓦洛鎮，他意識到，如果我們真的想理解「我還活著」這句簡單而根本的句子有著什麼意思，我們遲早必須進入生命的奧秘。生命有多深？

2.2 第二階段：納匝肋人耶穌的生平和奧秘 (1521年5月)

第一種理解奠定了基礎，使依納爵能夠慷慨和開放地接受四年後在羅耀拉等待他的第二種理解。如果說他在拉裡奧哈（1517

¹¹ 伊尼戈的最初理解也許可以用詩意的方式表達，藉由讓海米·吉爾·比埃德馬（Jaime Gil de Biedma）來說：「生活是嚴肅的 / 人們後來才開始理解它 / 像許多年輕人一樣，我也來 / 面對我前面的生活」。

年)的第一次學徒生涯幫助他進入了生命的深處，那麼這第二次學徒生活則把他帶到了生命的源頭。

如果我們分析他的首批同伴的證詞(萊內斯 1547、波蘭科 1548、卡馬拉 1553、里巴德內拉 1585)，我們會看到伊尼戈經歷了關於他所生活的世界的雙重心靈活動，神慰和神枯¹²。這兩個活動中的一個，即神慰主動出擊，並很快負責這個過程。一旦啟動，兩者手牽手走；兩個動作一個接一個地交替，將感情指向相反的方向。

像神奇的閱讀練習這樣簡單、基本甚至「貧乏」的東西，今天我們認為是任何教育的最基本水準(知道如何閱讀)，成為整個心理和精神過程的雷管，伊尼戈甚至無法想像，甚至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傳》說，在他位於羅耀拉的家中，「他以前讀過的書都沒有找到，所以他得到了一本《基督生平》和一本浪漫聖人生活的書」(《自傳》5)。

我們不能不理解最初的閱讀對依納爵皈依的重要性。我們永遠無法充分感謝依納爵的嫂子瑪達肋納·阿勞斯(Magdalen de Araoz)，因為她為他提供了一些虔誠的讀物，以「打發」他的療養時間。

那位嘉爾篤會隱修士撒克遜的盧道夫(Ludolpho of Saxonia)的珍貴文本，講述了耶穌和祂的門徒的故事和軼事，發揮了它的作用。他的文字和圖像逐漸吸引了依納爵。依納爵讀了又讀(1)「通過其中，讀了很多遍……。」他開始喜歡(2)他發現的文

12 我曾嘗試根據稀有的資料，對伊納爵可能經歷的轉變作詳細說明，參 J. García de Castro "El proceso de simplificación de Ignacio", *El Dios emergente*, Mensajero-Sal Terrae, Bilbao-Santander 2001.

字，直到他確認：「品嚐了那些書的很多內容」（《自傳》11）。

我們可以想像依納爵，將《基督生平》的書頁從一章翻到另一章，而不必太擔心遵循邏輯順序。一旦他閱讀得累了，合上書，耶穌的故事在他的想像和幻想中變得栩栩如生⁽²⁾，然後在他的夢境和渴望中呈現。伊尼戈發現自己墮入了關於加里肋亞、宗徒、真福八端、五餅二魚、痲瘋病人、瞎子和法利塞人的「思想」。

通過他的想像力，依納爵開始體驗到，一個如此迷人和未知的新世界開始在他體內出現，在他的心靈和情感的管道中自由流動；但是，最重要的是，最全新的和令人驚訝的是，這一切開始在他內心喚醒的情感影響。

耶穌的故事使他充滿生命，燃點了他的幻想，給了他一種新的喜樂，也許他以前從未感受過。想像耶穌和與耶穌在一起本身就已經是生命和新生命的原因。這與過去 15 年來宮廷生活，為他提供的以及他後來所說的「喜樂」或「喜悅」不同。這種喜樂是不同的。

十五年後，也就是 1536 年，當他在威尼斯對他的珍貴著作《神操》作最後的潤色時，他將在第 329 段中寫道：

「給人帶來真正的歡愉及神樂，都是天主及祂的眾天使的事」，這是第二周明辨的第一條規則。依納爵所說的，並不是從聖伯納德的佈道中學到的理論，若望·卡西安（John Cassian）的演講或若望·格爾森（John Gerson）的一篇論文中學到的理論，儘管這些人對他影響很大。不，依納爵是基於他的經驗，基於只

能來自天主的感覺和活動說話。天主在賜予它們時，喚起了喜樂，傳達了祂臨在的喜樂。這是他第一次經歷這樣的事情。

我們可以將這種轉化放在哪裡？如果說 1517 年的第一次經歷，將阿雷瓦洛拋在身後，是哲學、存在主義或形而上學內容的轉化，那麼羅耀拉的這一經歷正在不可阻擋地下降到他生活的宗教層面。有什麼區別？區別在於，他者和超越性作為意義的視界和整個生命的原則和基礎的出現。天主在這裡。

如果在哲學轉化中，受試者發現自己在自己和自己生活的真相面前是孤獨的，這使他問自己「我該做什麼或我必須做什麼才能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宗教皈依邀請我們問自己：「主啊，你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成為你更好的追隨者，更接近你？」

雖然他小時候接受了傳統的基督徒宗教培育，但現在宗教開始意味著別的東西。這種經歷包括親自、經驗和安慰地發現納匝肋人耶穌，擁有人性的耶穌，耶穌作為主、作為朋友、作為同伴……。依納爵開始進入宗教的重要和經驗維度，他開始「感受和品嘗」與耶穌在一起的喜樂。

但羅耀拉的經歷並不滿足於激發了對耶穌的情感吸引力和迷戀。依納爵並沒有因欽佩他的新主和他的計劃而保持癱瘓，而是帶著動力和精力進入模仿和跟隨的動力中，除了模仿他閱讀過的宗徒或聖人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支援或方法。

依納爵決定以一種不成比例且仍然不謹慎的方式使用他的自由，「這個仍然盲目的靈魂」（《自傳》14）：「他堅定地向自己提議改變自己的生活，並將一切都交給上主（儘管他沒有向任

何人表現出來)；他思考了並決心真正做到這一點」¹³【Vita P. 9】，在朋友和親戚看來，以一種不謹慎和輕率的方式（參見《自傳》12）。

伊尼戈本可以留在羅耀拉和阿茲佩蒂亞，在他的堂區的牧民計劃中積極合作¹⁴；他本可以致力於活化周圍淳樸人們的靈修生活，或者組織支持和團結的小型結構，為最需要的人做慈善工作，也許是 16 世紀的某種非政府組織。

但是沒有。伊尼戈解釋說，在他生命的這一章中，他必須為基督做一些偉大的事情，他把目光投向了盡可能偉大的事情：不是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甚至不是聖地牙哥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或羅馬……他試圖到最初的發源地，一切都在那裡開始了：「耶路撒冷」。

那麼，依納爵皈依了什麼？這個問題不對。在他生命的這個階段，更合適的問題是：依納爵皈依了誰？最重要的是，這是對一個人的皈依，對耶穌的皈依，他對耶穌感到吸引力、迷戀和不可阻擋的友誼。但是，這正是第一個和原始的、充分和必要的經驗，使整個後續進程成為可能，並賦予了一致性、記憶和意義。

這種與耶穌的初期友誼，使他與一直塑造他的世界的保持了平和的距離。讓自己被耶穌吸引，使他與過去的生活保持距離。在不知不覺中，他進入了 14 世紀英國經典《不知之雲》的匿名作者所說的遺忘之雲：「他擁有這些神聖的渴望，已經忘記了他過去的思想」（《自傳》10）。

13 波蘭科（Polanco）的話令人想起 Ej 98：「我想及渴望，這是我深思熟慮的決心……」。

14 聖塞巴斯提安（San Sebastian de Soreas）教區由他的雙親管理及提供資金。

聖神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也許是最困難的工作：使他遠離虛榮的旗幟，以便將他從與耶穌的親近中拉入新的謙卑生態系統。

2.3 階段 3：重新配置「我」

（芒萊撒 1521 - 耶路撒冷 1523）

我們看到依納爵皈依了嚴肅的生活（1517 年），皈依了與耶穌的友誼，並決心去耶路撒冷。

但是，如果我們說羅耀拉的經歷已經實現了一切，那將是幼稚，輕率和過於樂觀的。由於依納爵的目光盯著塔博爾，他看不見伊扎拉雷茨（羅耀拉的山），但他的轉變並不如他想像的那麼徹底或完全。他想以為自己變成了什麼，他真正變成了什麼，部分是相符的，但這尚未影響整體。

配置基督的過程比他想像的要長得多，也更痛苦。夢見耶路撒冷，換衣服或鞋子，買朝聖者的棍杖，長指甲或頭髮，甚至將他的情感性世界重新定位，都不足以將一個鞏固的人轉變為一個世俗價值觀，慾望和願望的內心世界。他的「我」已經 30 歲了，具有複雜的心理情感結構，比邦布羅納堡壘更難征服。

在芒萊撒度過的十一個月（1522 年 3 月至 1523 年 2 月）使他面對著整個世界的混亂和誘惑，蒙塞拉特的本篤會修士（若望·查諾內斯（Juan Chanones））知道如何耐心、智慧和謹慎地陪伴。

令人驚訝的是，在幾周內，依納爵如何從樂觀和精神煥發的狂喜，能夠克服朝聖者（耶路撒冷）最「英勇」的其中一任務前的所有障礙，變成徹底的貧困和痛苦，淹沒在無意義中，被誘惑

自殺和羞辱到願意跟隨一隻小流浪狗的地步，如果這能給他帶來一點光明。「主啊，告訴我在哪裡可以找到它（救濟），因為即使我必須跟隨一隻小狗來給我補救，我也會去做。」（《自傳》23）。

a) 銘記耶穌、永恆的磐石

今天，我們也對一個事實感到震驚，即這個愛耶穌的人，但沉浸在如此嚴重的危機中，並沒有決定回到阿茲佩蒂亞。半夜，過去的記憶會閃耀著光芒。為什麼不回家？一個和平的基督教家庭的記憶，將強烈地浮現出來，在這家他也可以過他與耶穌的關係。誘惑總是存在的。為什麼不回去？

誘惑披著理智和美好思想的外衣：「伊尼戈，回到羅耀拉，管理財產，照顧家族企業；伊尼戈，回到阿茲佩蒂亞，改善同胞的狀況，為有需要的人工作。您在阿雷瓦洛的良好訓練在羅耀拉非常有效。伊尼戈，回來吧，你可以結婚了，當然，來自阿茲佩蒂亞、畢爾巴鄂或聖塞瓦斯蒂安的負責任和有吸引力的女人可以成為你的好妻子；……」。許多想法，都很好，非常人性化和宗教健康的。

但伊尼戈沒有回來，這種不回來也向我們顯示了他在羅耀拉的經歷之深。為什麼依納爵沒有放棄他的計劃？

也許是因為他一次又一次地依靠他在羅耀拉感受到的神慰；那真正的喜樂只能來自天主（《神操》329）。羅耀拉的經歷侵入了他的記憶，依納爵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記憶中，在過去中發現了

照耀現在的光和未來的意義和希望¹⁵。依納爵在羅耀拉經歷了耶穌，這是他新生活基礎的磐石；水和暴風雨來了，房子抵抗了。依納爵承受了意義之夜和放棄誘惑的考驗。這是真的，這是真理。

依納爵沒有回來，因為他相信他所經歷的一切；他相信他內心的力量，他認識到天主的臨在。他相信天主仍然在那裡，即使他不覺得這是在羅耀拉感受到的神慰。自我和壞的神類使它變得困難，非常困難，但伊尼戈的心理經受得起衝擊。

b) 自我，最艱難和最持久的戰鬥

邁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說：「從來沒有比忘記自己和失去自我更強勁的力量，更大的戰爭，或更大的戰鬥《虛無的果實》150）」。這是依納爵現在必須打的仗，遲早要呈現給主的每一個追隨者。也許最難的，是自己的愛的皈依，自己的判斷的皈依……要求放棄生命的皈依，最重要的是，放棄自己。到達耶路撒冷比到達自己的深處更容易。

(1) 明辨貧窮

伊尼戈跟隨聖人們，再次相信並沉浸在實際的物質貧困的實踐中；看得見的、可量化的、客觀的貧困。食物、飲料、禁食、衣服、睡眠和守夜，紀律和懺悔...但是，本身可以被解釋為客觀美德的東西，也可能成為達到預期聖潔的偽裝障礙。

¹⁵ 令人聯想起第一週的第十規（《神操》323）。「在神慰中的人該預想日後神枯來襲時，應如何自處；而為「那時儲備實力」。

人們可以看到一個穿著麻布的男人，但粗糙的粗布下面是什麼？粗劣的、破爛的涼鞋是可見的，但是什麼支撐著，或者也許隱藏了這種明顯的赤腳？

依納爵終於意識到這種看得見和明顯的貧窮也需要明辨。這最初的貧困還包含著一種「自我」或以自我為中心的成分，這可能使他滿足於一種自戀的自我，就像許多聖人所做的那樣，通過經歷苦行和犧牲來滿足。

如果他不小心，我引用這段文字，「這個仍然瞎眼的靈魂……不看內在的東西，也不知道什麼是謙卑、仁善、耐心，也沒有判斷力來規範或衡量這些美德……」（《自傳》14），如果他不小心，他自己與貧窮的關係可以解釋為他勝利履歷中的又一次征服，與他的初衷相去甚遠，謙卑地與耶穌同行，走向耶穌。

(2) 他的渴望，他的方式，他的目的... 天主的渴望、方式和目的？

在提到依納爵時，《自傳》經常談到他的方式（《自傳》17），他的習俗，他的決心（《自傳》17），他的堅定目標（《自傳》45），他想要的衣服（《自傳》18）。在耶路撒冷，經文已經堅持：「他堅定的目的（《自傳》17），他的意圖（《自傳》45），他的良好意圖（《自傳》46），他的目的，他不會因任何恐懼而放棄」（《自傳》45-46）。

在文本中加入這種堅持和重複「他的」，是作者有意的有意識的選擇，以幫助我們認識到依納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他自己的意志和願望所引導，總是在過程中，在路上，在克服自己並進入（動名詞很重要）對天主旨意的安慰降服的任務中。

依納爵在一切事情上都尋求回應天主對他的要求，他仔細觀察自己，藉此學習區分他後來在《神操》的那著名段落（32）中寫的內容：

「假定在我心內有三種思想的存在。第一種為我所固有，出自我本人的自由和意志；其他兩種來自外界，一種來自善神，另一種來自惡神。」

從經驗的分析中，依納爵學會了將來自他自己的渴望和意志的東西與來自上主的渴望或意志的東西區分開來。

正是這種學習指向剝奪、指向屈服、更戲劇性地指向我們自己的死亡。正是每天背起十字架的學習，保證我們不僅承載著我們的渴望、意圖或計劃，無論它們在我們看來多麼福音派或美好，而是我們降服地生活，以信心承擔上主在我們裡面的渴望、意志、計劃和行動。我們的生命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屬於我們，它首先是祂的生命，祂在我們裡面的生命。

這種「自我」的轉化沒有盡頭，是一種漸近性的體驗。正如我們的主對伯多祿所做的那樣，我們隨時都可以向耶穌敞開心扉，把我們叫到一邊，反覆問我們關於愛的問題：「伊尼戈，你愛我嗎？（若 21）。比我自己對基督的忠誠行為更重要的是，使我自己脫離自我的中心，並心甘情願地、堅定地留在祂的愛內、行為或不行為中，這是次要的。」

2.4 階段 4. 教會的渴望和意願（耶路撒冷，1523 年） （《自傳》45-48）

1523 年 9 月底，這第三次向更人類學神學和貧困本質維度的轉變，突然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新曙光。聖地的監護人方濟會省會

長威脅依納爵，如果他不在約定的時限內離開耶路撒冷並返回他的出發地，他將被逐出教會。

這不僅僅是一個歷史軼事，無疑對雙方來說都是不愉快的，而是一個新的震驚，好像又一輪新的「炮彈」擊中了依納爵，再次使他的新生活方向無效。

依納爵花了兩年艱苦的時間來到達耶路撒冷，他堅定地打算（《自傳》45-46）留在那裡；現在，在僅僅二十天的旅遊、文化和精神訪問之後，他不得不返回他的祖國，沒有討論或對話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正是在耶路撒冷的這場新危機之後，「天主的旨意」一詞首次出現在《自傳》中；我引用：「在上述朝聖者明白他不應該在耶路撒冷是天主的旨意之後」〔50〕。

隨著教會權威的出現，依納爵皈依過程中一個新的變數突然出現，有證據和能量。到目前為止，宗教體驗有兩個主角：依納爵和耶穌，這兩主角存在於朝聖者的內在/主觀性中，在密切、親密和情感的關係中。

依納爵現在必須向第三個要素開放他的經驗、一個權威的來源，不僅是法律上的，而且是神學和奧秘的。但依納爵現在不明白這一點。1523年，他服從就足夠了，以便擺脫困境，並將方濟會省會長向他指示的內容融入他的歷史時刻。在他的困惑和新的失敗中，他接受了教會的聯繫——順服——天主的旨意，但他仍然需要一些時間來理解啟發和建立這個三部曲的奧秘主義。

直到現在，他所認為的唯一和充分的標準是：從他的內在申明辨出來的活動（動作），為了成功地跟隨基督，被一個更高的實例所調整，要求在他的明辨過程中採取緊急步驟。

他行事方式的堅實的自我主義特徵繼續開闢了理解與天主關係的新方式，在這種情況下，他後來將其表述為「我們的慈母聖統教會」（《神操》353）。

這場耶路撒冷危機為我們的下一階段開闢了道路。根據《訓道篇》，聖神賦予了皈依的元素：「事事有時節，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時」（訓道篇 3：1）。

2.5 階段 5: 他者的凝視，天主的面孔 (巴塞羅那 1523 - 巴黎 1534)

依納爵似乎於 1523 年 9 月 4 日進入耶路撒冷，並於 23 日離開聖城前往雅法，返回威尼斯。在耶路撒冷發生了什麼？這短暫的時間流逝可能與我們正在對依納爵的皈依所做的探索有什麼關係？

我們沒有太多關於依納爵在耶路撒冷的時間的資訊。《自傳》再次讓我們感到驚訝，它只用了四段來描述依納爵這穿過聖地的短暫旅程（45-48），結果，其中最後三段篇幅（！）用於解釋他離開時的衝突。依納爵在談到他的內心經歷時非常謹慎：「他在聖地的探訪中總是感受到同樣的奉獻」。（《自傳》45）¹⁶。

16 我們從波蘭科那裡知道了另一件事：「他充滿了如此多的喜悅和神慰，以至於他先前所考慮的，他隨後就更加確定地決心，即留在那裡」（《生平》，82（30）），這是他唯一一段講述依納爵在聖地逗留的內容）。Something else we know from Polanco: "he was filled with so much pleasure and feeling of spiritual consolation, that what he had first thought of, he then with much more certainty determined, namely, to remain there" (*Vita*, 82（30）, the only paragraph he dedicates to Ignatius' stay in the Holy Land).

要進入第五種理解/皈依，我們必須再次回到羅耀拉，處理他的另一個決議，依納爵從一開始就採取的另一個舉措，不用停下來過多地思考這是否是天主的旨意。

在離開他父親的家時，伊尼戈確信天主在呼召他投身一項孤獨的事業，重新定位並重新開始他的孤獨生活，並在與他的新主，與耶穌的獨有關係中活出他新發現的使命。

《自傳》讓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他一有機會，「他就把他的兄弟留在奧納特」（《自傳》12），不久之後「解僱（在納瓦雷特）與他一起去的兩個僕人」（《自傳》13），他繼續前往蒙特塞拉特；「他獨自騎著騾子出發」，後來，當他已經從巴塞羅那出發前往威尼斯時，「雖然向他提供了一些同伴，但他不想去，而是獨自一人」（《自傳》35），依納爵本人似乎解釋了原因：

「因為他希望擁有三種美德：仁善、信德和希望；帶上同伴，當他餓的時候，他會期待他的幫助；當他跌倒時，他會扶他起來；所以他也會在這些方面信任他並喜歡他；他希望對一位上主有這種信任、喜愛和希望（…）他渴望出發，不僅獨自一人，而且沒有任何物資」（《自傳》35）。

現在，這種渴望，他的渴望，在孤獨中建立他的使命，在依納爵身上持續多久？在我看來，依納爵很可能在從耶路撒冷返回的旅程中重新思考了他生活的這一方面。瞭解依納爵，很可能從10月3日離開雅法到1524年1月中旬抵達威尼斯（三個月多一點），我們的朝聖者正在回憶和祈禱，「內心感受和品嚐」，也許是對他在聖地看到和經歷的一切進行意識省察。

記住… 依納爵明白，像耶穌走在同樣的地方，意味著像他的門徒走在同樣的地方。依納爵明白耶穌很少獨自行走，因此，被視作耶穌的朋友和門徒意味著開始成為一個團體、一個群組的一部分。

想到耶穌並渴望成為祂朋友的一部分，必然意味著被承認為一個團體、一群朋友、祂的門徒、同伴的一員。雖然他不能也不應該放棄他與他唯一的師父耶穌建立的個人和獨有的關係，但他開始理解以下的社會層面，它的共同承擔及社會結構，它的教會性質。

是的，依納爵可能正是從他在聖地的經歷中，重新思考並理解了他與耶穌在一起的新方式和風格。也許他覺得自己以一種不那麼以自我為中心的門徒訓練方式，更多地是一群追隨者的一部分，一個小教會，他最終稱之為「耶穌的最小社會」（*Societas Iesu*）。

這就是為什麼耶路撒冷的經歷雖然如此短暫，但在這方面是關鍵，標誌著依納爵在門徒訓練中理解和理解自己的方式的前後。他必須找到同伴。回到巴塞羅那（1524 年），由於他的好朋友伊莎貝爾·羅瑟（*Isabel Roser*）的慷慨解囊，他能夠獲得進入阿爾卡拉大學並開始學習「拯救人靈」所需的拉丁語水準，但是在海洋大教堂（巴塞羅那）市的時間也是初步嘗試鞏固一群同伴的開始。

巴塞羅那，阿爾加拉和撒拉芒加提供了不少有關伊尼戈與卡利斯托·德薩，迭戈·卡塞雷斯，胡安·阿特亞加和胡安·雷納爾德（名為 *Joanico*）一起生活的冒險經歷的資訊。他們一起經歷了典型的大學生生活，並逐步適應了靈修練習，同時也面臨了來

自宗教裁判所當局的一些更為艱難的挑戰，我們知道他們是好朋友，彼此相愛。依納爵與卡塞雷斯在撒拉芒加共用一間牢房，處境非常不舒服，他們一起計劃在巴黎生活的新階段，但夢想從未實現。

「他決心去巴黎，同意他們在那裡等（卡斯蒂利亞），而他也去看看能否找到他們可以學習的方法」（《自傳》71）。

眾所周知，第一組同伴沒有成功；儘管依納爵經常從塞納河畔的城市給他們寫信（《自傳》80），但他們都沒有去巴黎。

「卡利斯托去了葡萄牙的宮廷，然後從那裡去了印度群島」，他從那裡富貴歸來；卡塞雷斯回到了他的家鄉塞戈維亞，阿爾特亞加在墨西哥被任命為主教後，「死於一場奇怪的事故」。

但依納爵皈依該團體是另一個不歸路。他想繼續與其他同伴一起跟隨基督，因此，在巴黎短暫尋找後，他來到聖巴巴拉學院與來自哈威爾的薩瓦人和納瓦拉人、佩德羅·法布羅和法蘭西斯科·賈索重合，眾所周知，他們在依納爵進入索邦大學十二年後成為耶穌會的第一個核心。

在法伯爾和沙勿略之後，另外四個人將加入這個小組。迭戈·萊內斯、阿方索·薩爾梅隆、尼古拉斯·博巴迪拉和西蒙·羅德里格斯。這既不是糾纏於這個群體生活的時間和地點，也不是分析其運作的內部關鍵，也不是將其與第一組阿爾卡拉進行比較的時間和地點。我們足以確認，依納爵的皈依過程與這件新作品一起，緩慢而默默地，但和諧地，與所有其他作品一起，在教會中構建了新的神恩。

這群人信誓旦旦，在巴黎郊外蒙馬特的聖丹尼斯教堂學習禮儀後，他們承諾繼續在一起，並承諾如果情況允許，他們會一起

前往耶路撒冷。1534 年 8 月 15 日，他們誰也想不到，6 年後，他們會在教宗保祿三世面前，要求他承認他們是教會中的一個新團體，一個新的修道會（還有一個！），他們會以教宗的傳教士身份被派往到未知的地方。

也許在 1535 年 4 月初離開巴黎，在前往家鄉阿茲佩提亞的路上，又一次告別時，依納爵能夠回憶起他十二年前在耶路撒冷經歷的痛苦失敗的豐碩成果。坐在同伴租給他的騾子上，他記得他被迫違背自己的意願離開聖地，這是一個隱藏的天意的工作，正在指導一個不再屬於他的行程。

從地理和時間的距離來看，方濟會省會長馬科斯·薩洛迪奧神父在依納爵看來是天主設計的一部分，從未停止讓他感到驚訝。

他留在耶路撒冷的堅定意圖的失敗和死亡，在巴黎的一段富有成果的學習時期復活了，最重要的是，在一群進入他的生命和他的歷史的「主內的朋友」中復活了……永遠。

2.6 階段 6. 「到達世界及其事物」

我把這種被稱為「對世界及其事物」的皈依留待結束，因為在我看來，無論是在依納爵的心靈和奧秘過程中，還是在神操裏他的有系統建議中，它都構成了他希望從依納爵的角度，引導每個承認自己是主門徒的人邁向的目的地港。

正如在以前的皈依中，依納爵將他的生活重新定位為生活的密度，與耶穌的友誼，心靈的貧窮或作為他者的調解的他人，他

也經歷了一個深刻的轉向，沒有回歸世界和其事物。這個最終的皈依包括什麼？

起點。也許是受到一些聖人榜樣的啟發，依納爵一開始就有一種離開世界的傾向，進行一次重要的撤退……在他的內心有某種東西似乎堅持地暗示他離開世界，「把它帶出世界」；他想成為精神思潮的一部分 *fuga Mundi*，鼓勵他在某個宗教修道院的迴廊或遠離任何世俗喧囂的洞穴的寂靜中找到生命的真諦、和平和天主。

讓我們回到我們的案文。在《自傳》中，我們讀到：「當他計算了他從耶路撒冷回來後要做什麼時，他提出去塞維利亞的嘉爾道會修道院，沒有說他是誰。這樣他們就會盡可能少與他一起」（《自傳》12）。儘管羅耀拉派了一名家僕去取有關米拉弗洛雷斯·布爾戈斯憲章院統治的資訊，「以及德拉對他來說似乎很好的資訊」（《自傳》12），但他仍然認為這種選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不再擔心了。

真正佔據他時間和內在空間的是尋求孤獨，以至於試圖建立一個如此天真地信靠天主的個人生活專案，以至於他可以擺脫與人類結構和前進方式的所有摩擦：

- 依納爵熟悉宮廷帳目，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避免了一切可能與金錢的接觸；
- 他習慣了富足的生活，現在卻寧願活在今天，不為明天做準備；
- 他習慣擁有他的名聲和表彰的情節（我們今天會說，他在 Instagram 或 Twitter 上的追隨者，），現在卻寧願自己為不被注意的真誠願望而忘形，作為一種退出他太熟悉的公共場景的方式。

在茫萊撒他是虔誠的隱居修道者，那個階段對於他的個人過程是必要的，但他很快明白，這只是路上的另一站，而聖神正在將他拉向超越懺悔和過度苦行的其他意義視界……和不謹慎。

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我們如何理解這種渴望逃離世界轉向世界及其事物的團體（耶穌會）的轉變？這一切似乎始於沿著河岸虔誠的散步，也許是在 1522 年 8 月。

我們對那稱為「卡陶內實例」的經歷所知不多。作為一種認知和智力體驗，依納爵有一種形而上學的奧秘直覺，他明白「所有事物對他來說都是新的」（《自傳》30）。我們可以問依納爵，這種「新」可能由什麼組成？那天晚上他在以前從未見過的事物中看到了什麼？

在這麼早的時候，在離開羅耀拉幾個月後，依納爵無法理解他面對河流坐著時發生了什麼，儘管這是他一生中最深刻的經歷之一，三十年後他在羅馬會記得這是原始和鼓舞人心的。

在我看來，卡陶內的這種經歷，為依納爵－耶穌會神恩的核心要素之一奠定了歷史奧秘的基礎：它對世界、事物和人的構成選擇；歷史和時間的選擇以及其中發生的事情，尤其是對寓居在他們裏面的人而言。

隨著歲月的流逝，依納爵改變了他解讀世界的方式，從一種不信任、懷疑甚至某種恐懼的視角，將其轉變為他靈修體驗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跟隨耶穌包括用自己轉移世界，把它當作我基督徒責任的氣動包裹。世界和其事物以及人的多樣性……總是新的東西，「所有的東西對他來說都是新的」（《自傳》30 卡陶內），這種新鮮感在於，一種充滿愛與神聖的基礎存在於萬物之中，並支撐著一切。

依納爵逐漸闡述了一種含蓄的靈修神學，關於世界與其造物主的這種聯繫，或者神性與世俗的聯繫。天主注視著世界，通過注視，祂意願它存在，祂的意願寓居於萬物之中，並賦予一切新的意義。

現在我們只能非常簡要地指出兩條鑰匙。第一鑰匙是依納爵在《神操》第 316 段中提供的神慰定義首部分的第二部分給我們的：我稱之為神慰……。依納爵補充說：「因此，當地球上沒有一個受造之物可以愛它們本身，而是愛它們所有人的創造者」。我再說一遍。

對於依納爵來說，將神慰體驗為天主之愛的直接體驗，也必然意味著必須將其立即地指向世界及其事物。被天主之愛以這種方式觸及，意味著與世界及其事物，注意，與其所有事物有著愛的關係（不是受造之物……大地的面貌），因為他們從神慰的鑰匙中，向我們呈現出它們的根本身份，它們真正的樣子，與我一樣的受造之物，同樣充滿支撐和建立我的那份愛。

另一個證明這種轉向世界及其事物的鑰匙，自然是在《神操》結尾（230-237）「獲得愛情的默觀」中找到。天主在這個世界上居住、工作和費勁地工作，這是到達點。自從 1517 年第一次皈依生命以來，依納爵一直在整合兩個基本現實：天主和世界。他並沒有把自己表現為一個不可調和的辯證法的兩個組成部分，他自己與耶穌的關係漸漸地引導他進入世界的受造物維度，以便將「他所具有的和擁有的一切」都包含到歷史的漸進尊嚴中。

因此，從與耶穌（永生萬物之主《神操》98）的友誼中誕生的使命指向世界，在那裡天主自己在等待，令一切充滿了聖神。

結論

「反思並從中獲利」的 5 個要點。

1. 依納爵的經驗向我們展示，天主和人有時有不同的詮釋學：於人來說可能被視為徹底失敗(創傷)的事，對天主而言，卻可能是充滿意義的新生命的開端。
2. 依納爵的皈依使我們充滿樂觀態度，讓我們看到恩寵的能量總是大於我們對聖神的抵抗。
3. 依納爵的皈依激勵我們看待自己是一個持續建構的過程，由聖神在我們內心悄悄建構，我們有時未能發現聖神的邏輯，但事後這一邏輯顯露出來，從而發現天主對我們每個人的愛和獨一無二的奧秘。
4. 依納爵的皈依邀請我們以耐心和仁慈看待自己，並幫助我們進入天主的時間和進程，天主的鐘錶經常以與我們不同的節奏前進。
5. 簡而言之，依納爵的皈依鼓勵我們從神慰中生活，因為耶穌在內心深處宣講的話語，是在意義危機中唯一留下回響的話語，在信仰之夜中作為記憶之光。